

前 言

中共宽甸满族自治县副书记、县长张绍文同志，在为《满族文学》宽甸作品辑写的祝词中说：纵横比较，我县的文学艺术事业很难自慰，必须有个大的发展和提高，尤其在培育有较大影响于全国的尖子人才和优秀作品方面，更应加倍努力以求得突破。

这是党和政府对文学艺术事业高度重视的生动体现，也是发展我县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

据此，我们将进行积极地探索。《婆婆河》刊发个人作品专辑，就是这种探索之一。这期的《王殷小说专辑》，是为一个开端。

王殷，本名王成在。一九三八年生，现任我县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

王殷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二十余年，作品近百万字。这里选出的十七篇小说，基本上显现了他的创作概貌，以及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追求。

这些作品，有的是初次发表，有的是转载。其中《滕王阁》一篇，原发表在《杜鹃》上，后被选入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小说新作选《秦宫月》中。再后，作者又和殷庭佳合作改编成电视剧本，于一九八九年由南昌电视台拍成上下两集电视剧《滕阁秋风》，获东南地区银燕奖。

为有助于读者对王殷小说的品评，我们将《杜鹃》发表的评论文章《诗情画意唱枋马》，做为附文收录在这个集子里。

探索之得失，作品之瑕瑜，欢迎大家予以评说！

宽甸满族自治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刘福仁

目 录

一九九〇年第三期

短篇小说	起枋颂.....	(1)
	〔附评论：诗情画意唱枋马〕.....	(20)
	舅老爷的书.....	(24)
	我命好.....	(27)
历史小说	王熙凤整饬酒宴风.....	(46)
	五丈原.....	(50)
	滕王阁.....	(69)
中篇小说	悔恨.....	(89)
	“二百五”传奇.....	(135)
聊斋新编	验谎石.....	(192)
	书变.....	(194)
	霞觞记.....	(194)
	返祖.....	(197)
补白小说	爬.....	(19)
	上访.....	(23)
	母女夜话.....	(26)
	完蛋货.....	(45)
	神童.....	(134)
	编后.....	(198)

起 枋 颂

一年牢狱，九年劳改，老校长曾斌的头发全白了。别人为他含冤负屈而痛心疾首，他自己却泰然处之。既不怨天尤人，更不呼号奔走，仿佛他本来就是 个老马倌，干活、吃饭、睡觉全都有心有肠。矮胖的身躯更墩实了，圆圆的脸面黑红发光。所以，有人叹惜他由于受的 刺激 过重而变得麻木和迂呆了，他的老伴儿则口口声声叫他“老迂呆”。上个月，他去城里参加了平反昭雪大会。前天又接到通知，县委要他仍回全县唯一的一所重点中学任总支书记。老伴儿叫他推辞，他却兴冲冲地准备上任，为此，老伴就一直和他呕气。

今天是中秋节，古铜镜般的大圆月亮已经出山老高了，女儿和女婿还没来到，老伴儿 把 饭 菜早已做好，等不耐烦了，就走出老远去迎。老曾斌就坐在西墙根的大梨树下默默赏月。

一大早，老伴儿就逼着他换了上下一新：白衬衫、蓝夹袄（如今是披着的），青裤子（扎着裤脚儿），银灰袜子，厚底白边青礼服呢面的便鞋。他左手横搭在并拢的膝盖上，右手捏着小烟袋儿，肘 头 支 在左手上。虽然烟锅儿早已熄灭，但那烟嘴儿还是紧凑唇边。他的身姿久久不动，眯细着眼睛看那月亮。经过仔细辨认，广寒宫上那逗人想象的图案竟然幻化成了他那匹 失去了的心爱老马，并且还活动起来

了。

原来，生产队有匹纯青色的老马，虽然已经衰迈，但却总是全力拉套。曾斌用古代忠勇名将的名字称呼它为老“廉颇”。不知典故的人就跟着喊它老“连坡”。今年春末，老“廉颇”得了重病卧倒不起，几天不吃草料，很快就瘦骨棱棱，气息奄奄了。可是，每当它看见别的马上套的时候，就极力挣扎着要站起来：全身的筋骨都运力绷紧，伸长了脖子，头一点一点的，奋力多时，膝盖都蹭出了血，终究爬不起来，只能圆瞪双眼，目送大车远去，滴泪哀鸣。老“廉颇”眼见不济事了，老曾斌却力排众议，不顾劝阻和嘲笑，硬是坚持“死马当做活马医”，东奔西走寻医讨药，白天黑夜精心护理，老“廉颇”竟然真的一天天好了起来，又能拉车了。但是，生物的生命毕竟有限，它终于在三天前死去了。

那天，在归途上，车老板突然发了急症，躺倒在车上不能再挥鞭驾驭了。天黑路险，又是重载，多亏老“廉颇”象似明白形势危急，带领其余的马照常疾驰，半夜时分把车拉回了家。车老板得到了救治，一车红松木材没受损失，而老“廉颇”却心力俱竭，一进院长嘶一声一头栽倒，口吐血沫，断气了。在一片赞扬和惋惜声中，人们把它全尸埋葬在饲养所房后的山坡上。今天下午，老曾斌挨门串户辞行之后，到老“廉颇”坟上看了看，转了又转。如今，他仿佛看见他的老“廉颇”正在月宫之中低回留恋，雄视人间。

看了一阵子，老曾斌就背手低头在小院儿里踱起来……突然，大门外传来了脚步声。一望，见两个人影走来，听老伴儿说话：

“……早看透你的小心眼啦：撺掇老迁呆上班，你好借

光早点转正——你笑什么，我没说到你心里去？”

“嘻嘻……”这是女儿的声音，“我早点转正，妈你不高兴？”

随着话音，母女走进了大门。女儿喊了声：“爸爸！”一扬左手拿的一卷白纸，又举了举右手的小提包儿，“笔墨和纸全给你带来啦！啥时候画？”

“这就画！”曾斌接过纸卷儿，同时望向大门口，“你女婿呢？”

“还在学校开会，大概是有什么紧急事儿。”女儿从院心的高腿大方桌上抓了个大梨，“吭哧”咬了一口，边嚼边说：“他开完会一准能来——快进屋画画吧。”说着，拉起爸爸的胳膊往屋里走，又回头招呼妈妈：“爸爸今晚开画戒，妈还不快来看！”

“我不看！”洛华从房檐下摘下一个小簋儿，坐到桌旁椅子上，直着脖子揪揪嗓子，气喘匀了，开始剥起芸豆来。

凡是熟知洛华的人，都必将感叹世事沧桑，人是易老易变的：不仅在形体上，从健壮秀丽变为佝偻气喘；而且在心性上，由勇敢坚强的女教师变成胆小怕事的老太婆了。虽然她还存有共产党员的党籍，有时也坐听组织会议，但是她已经失去了崇高理想的目标。如同一个泅渡者，在激流旋涡里搏击很久以后，被冲到了一个小岛上，惊魂未定，唯求再不被卷进风浪之中。按理说，老头子平反了，她也随着重见天日，应该舒心畅意才是。特别是今天，团圆节下，独生女儿和半子女婿来此欢聚，更该高高兴兴，然而她却依然双眉深锁，怨气难平。这首先是仍然生老头子的气，不该逞能卖老，要求复职；也生女儿的气，不仅不帮她劝阻反而助他抢理。她

早就想好了，今晚除了商议回城搬到女儿家住的细节以外，更重要的，是叮嘱女婿，千万要帮着老迁掌好舵，绝对不能再得罪人。每逢想到老头子因为得罪了人，受到那么残酷的打击报复，连她也跟着受牵连被迫辞职，以泪洗面熬过了十来年，就后怕的厉害。虽然老头子一再叫她放宽心怀，她却总是担心老头子不会拐弯的倔性子，难免惹事生非。她盼女婿快点来，细细核计几条控制老头子的有力措施。想着想着，她又直起身子揪嗓子，同时往大门外望去。小院儿正对着十五里远的县城，沿着一条明晃晃的大道，她凝视着那里的灿烂灯火，憧憬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老俩口、小俩口、再加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人口是圆满的，收入是可观的，生活将是安闲而幸福的。虽然房子看狭窄些，但那只是暂时的……她终于看见一个人影渐渐近了，迎出不远，果然是女婿袁玉孝骑着车子来了。

“怎么这么晚？”

玉孝一面停放车子一面低声回答：“才开完会。”随着从车把上取下一个大敞口提兜，里面全是酒、糖、罐头、糕点之类的节日礼品。

洛华接过东西摆放到桌子上，让女婿坐下来，推过两个小筐箩：“先吃串葡萄，再尝尝梨……今儿过节，又是星期天，你们还没明没夜地开会，真是的！”

袁玉孝今年刚满三十岁，中等身材，白净面皮，举止文雅，谈吐慎重，在岳母面前似乎还有点局促。一坐下来就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两口，俯下身子眼瞅地面：“学校出了件麻烦事。”说罢还叹了口气。

“麻烦事？”洛华原想抓紧这个机会和女婿谈谈控制老迁呆的话题，如今却出了意外，忙转过身子问：“什么

事？”

“事不算大，但不太好办。”玉孝抬头望了望，“他们都在屋里？”

玉孝这样说话使洛华又生气了，把身子收缩回来，又开始剥起豆粒来。她生气的是，看来女婿不打算单独告诉她到底出了什么事，而这是没把她放在眼里的表现。狠狠地瞪了女婿一眼，没好气地冲着屋里吼了一声：

“玉孝来啦，你们还在屋里画，画！”

女儿大声回答说：“画完了，落款儿呢！”

果然，不一时女儿捧画在前，父亲抽着小烟袋儿在后，从屋里出来了。

虽然已经搁笔十年了，但是老曾斌今晚这幅一挥而就的画还很成功。他画的是一匹走向厩外的老马，正引颈长嘶而意气风发。形象逼真生动，笔力质朴雄浑，令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师法徐悲鸿的，而且功底很深。由于用了一轮大圆月亮做背景，又画出了半截马槽，显示了构思的新颖大胆。右上角隶书三个大字是《起枥颂》，两行小字是杜甫诗《江汉》中的两句：“自古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左下角草书：“追记老马‘廉颇’，迂呆曾斌写意于戊午中秋”。

据曾斌解释，他所画的，是老“廉颇”重病才愈后第一次套车出厩的情景，既生动地再现了它那老而弥坚的神彩，又深刻地反映出了它那渴望驰驱的意愿即将实现的喜悦和振奋。

女儿云燕对这幅画十分珍爱，连连称赞：“看，多神！我明天就买块好布裱起来。”又捧到母亲面前，“就凭这幅画吧，还说爸爸迂呆？”

洛华瞥了一眼就推开了：“我看不清，让你女婿看

吧。”

其实，月光下看画，玉孝也看不分明，但他却立起身来推远拉近地看了一会儿，连连说好。云燕问他好在什么地方，他一时又说不出。云燕说：“哼！你们呐，根本就不懂艺术！”

曾斌用烟袋指着女儿说：“就是你懂艺术，偏偏又没学过心里学。”

“噢，我明白啦！”云燕一挥画卷儿，笑着说：“是饿得没心思啦。妈，快摆上中秋宴席吧！”

洛华却依旧低头剥豆粒，气咕咕地说：“等你女婿把难心事说了也饿不死你！”

“难心事？”云燕捅了玉孝一下子，“可真的，你干么心事重重的？出什么事啦？”

玉孝抬头看岳父正注视着自己，便缓缓地说出了一席话来。

做为一个近两千人的中学的教导主任，袁玉孝工作勤谨，也有能力，但和校长霍福枝合不来。苦恼之中，他盼望上级能尽早派个正直而有魄力的书记来，可是这问题却迟迟没得到解决。听说县委一直也在物色合适的人选。自从得知曾斌要平反，玉孝就估计到上级有可能要他返校任职。玉孝是曾、洛的学生，是由得意门生变为乘龙快婿的。他和云燕订婚的时候，曾斌还是威名显赫的中学校长，可是不久就成了人皆远之的“罪犯囚徒”。尽管如此，他没有同意曾家提出的退婚建议，而在一九七三年，毅然同云燕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结了婚。这对曾家来说，是免除了一次落井下石之灾，在重压之下获得了一个支撑力量，在困苦中得到了一种慰藉。但是，老曾斌却下了一道严令：婚后两家不许有

任何来往！玉孝深深理解岳翁的苦心，也就默默地执行了。所以，他们虽然一城一乡不过十多里的距离，却如同远隔千山万水，只能怀念而不能见面。尽管玉孝对岳父的人品才干历来是敬佩的，但他却不愿岳父再回原校复职。他十分清楚，学校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困难都不易解决，而且有些人和事又与岳父有牵连，他不愿饱经忧患的老人再来重历风波。他尤其想到老岳父忠正耿直的脾气，不善通权达变，不唯工作难于奏效，反而容易伤人害事。但这话他不好明言。如今，任令下来了，他无可奈何，只能尽力“保驾”而已。因为曾斌已近六十岁了，估计他重新工作的时间不过三、二年，他希望在这段时期学校不出现大的难题，也就心安了。然而，事与愿违，偏偏就在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个难于处理的问题。

今早，派出所通知学校，学生马来勋因为盗窃被拘留。派出所认为他是个惯犯，已被拘留多次，要求学校将他开除学籍，对他实行劳动教养。校长霍福枝下午召集了校务委员会进行研究。

老霍提出的主张是：继续留校教育挽救，除开大会批判以外，最后再给一次警告处分。他的话刚一说完，同志们就纷纷发言表示反对，都说这个外号叫“马害群”的学生实在太坏了，而且是个有恃无恐屡教不改分子，必须从严处理，主张按派出所的意见办。两种意见进行了反复争论而相持不下。

会上，袁玉孝迟迟没有表态，原因是复杂的。他明白，老霍的话虽然说的冠冕堂皇，但他骨子里却是为了讨好这个学生的家长。因为马来勋的父亲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母亲在教育局主管人事工作。她为了这个溺爱成性的骄子，曾多

次找过老霍和玉孝，也找过云燕，因为云燕正是马来勋的班主任。当初分班的时候，哪个班也不肯要这个害群之马，直到开学了，他还没落上户。在这种情况下，老霍力劝云燕把他收下来。表面理由是说云燕有魄力能制服住他，背地里对云燕说，收下这个学生对她会有很大的好处。至于有什么好处，老霍是用眼神和笑声来暗示的。云燕被说活了心，因为她渴望早日转正啊！不料回家征求爱人意见时，玉孝却表示反对。就在夫妻计议的时候，老霍竟然把马来勋的母亲领来了。这个突然袭击果然成功，玉孝只好同意。

谁知，这个马来勋一开头就表现得肆无忌惮，任凭云燕使出全身解数，却毫无效用。云燕气得脸青鼻子歪，哭着去找老霍。霍福枝经过反复谋算，先与家长沟通，后和云燕商定：让马来勋开个诊断书，在家“病休”，学校给他挂个空名，最后给个毕业证书了事。不料没过多久，竟又犯了事。这次是撬银行的窗户，案情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恶劣。但他母亲为此又曾找霍、袁二人，要求不要开除学籍送去劳教。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玉孝说：“马来勋的错误的的确是严重的，完全符合开除的条件，所以我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本着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霍校长的意见也值得考虑。因此，我建议大家再议议，然后表决。”

他的话刚说完，大家嗷嗷直叫，都说无需再议，开除的处分已成定局。不料老霍却接过他那“再议议”的话头，叫“大家继续思考，广泛征求意见，明天接着开会做最后决定”，然后一挥手宣布散会。

虽然霍福枝强调这样做是为了慎重，是对一个学生的命运负责，但袁玉孝当即一眼看穿：他老霍是想把责任推到明天上任的曾斌身上！“嫁祸于人，可耻！”玉孝在肚里骂道，

又气又急，一路飞车来到了这里。

此时，老曾斌吧哒着小烟袋儿，笑眯眯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象似不当回事，又象似成竹在胸，倒要考考别人能拿出什么方案来。他的这种神情使人很犯猜度。

洛华则唠叨上了：“说你上班就要得罪人嘛，怎么样？你人还没到，难题就给你摆上了，看你这个老迂呆得罪哪一头吧：这头是众怒难犯；那一头，哼！……”

云燕急得直跺脚：“妈，你就别叨叨啦，可真烦死人啦，大家快核计个办法吧！”见大家不做声，她去摇曾斌的肩膀，“爸爸，你怎么老是笑呵呵的，可有什么好主意呀？”

“要我说嘛，……”曾斌一开口，三个人都瞪大了眼睛，怀着又急又怕的心情等他这位尊神的定音之论，不知他究竟是迂还是不迂，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掌权断事啊！”

“要我说嘛……”曾斌突然眉头一皱，脸色一变，大家立刻就跟着心里一寒，生怕他说出得罪哪一头的话来，而他的话只要一说出口就没有改变的可能了。可是，他却不再说下去，而是放下了小烟袋儿，两手按在腹上揉搓起来，说：

“哎呀，我怎么觉着肚子不好受啊……”说着，竟然扔下众人独自进屋去了。

这一下，母女二人望着他的背影全怔住了，玉孝却轻轻地吐了口气，又点上了一支烟，微笑着告诉她们：他已经想出了一条妙计，现在看来，大约可以肯定与岳父是不谋而合的了。这就是借故推迟上班日期，躲过这个碴口再说，而以病为由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听玉孝这么一说，洛华的满脸皱纹却也舒展了一些，云燕拍了一下手说：“但愿如此！爸爸也有灵活性了，可真谢

天谢地！”

“许是真的学乖了点儿？”洛华有了面笑儿。

“十年教训呐！……”玉孝点着头感叹说。

屋门突然打开，“好酒好菜来啦！”曾斌高喊着出来了。他腰上扎着老伴儿的白围裙，手里端着一个方盘，上面四盘菜，中间一瓶酒，边往桌子上边摆边说：“民以食为天，吃饭才是第一件事嘛！”这一下，把大家又给弄懵了！

他端着方盘又要往回走，云燕忙拉住问：“爸爸，您不是肚子……”

“是啊！要不是肚子不让劲儿，还想不起来酒席呢！”

“那，您是没病啊！”

“病？那也得看个时候呀——”他边走边说：“吃过酒席再病也不晚嘛！”

三人看看他的背影，又不约而同地互相对视着会心地微笑了，果然是“不谋而合”！于是母女也立即动手，很快搬出了满桌子杯盘碗筷，四人就坐了，曾斌面南，玉孝面北，母女一东一西。曾斌指着他刚才端来的那瓶酒使令云燕：“开瓶！”

云燕拿起来看商标：“竹叶青，这……”

“这是你们结婚的喜酒。我当时正戒酒，就留下了，埋在北墙根下二尺多深——五年喽！”

“你这老东西，我怎么就一点也不知道？”

“爸爸是有心计的人嘛！这酒今天喝才是真正的喜酒呢！”云燕先给父亲满满斟上了一大杯。

曾斌端起来先呷了一口，咂咂嘴：“嗯，好酒！‘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我今天是开了画戒开酒戒呀，哈哈！”

大家都笑了。

“爸爸，倒是还有诗戒今晚也开了吧！”平素喜欢热闹的云燕说，“俺们也跟着消消俗气——别忘了咱们可是教师之家呀！”

“好哇！今天就来个大开戒！”曾斌大声说：“咱们先做诗后饮酒，玉孝你意如何？”

玉孝心里装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本想抓紧时间进一步研究正事，但他不愿意败坏岳父的兴致，便回答说：“佳节赋诗是好，不过，我可是不行。”

“不行也得行，就这么定了！谁不做诗就甭想喝酒吃菜！”云燕把酒杯和筷子又收拢起来了，“我监场，爸爸就出题吧！”

老曾斌一面装烟一面看着月亮：“就以这明月为题吧，每人一首，谁先做好谁先吟诵。”

“好。就开始吧！”云燕真的立即仰面望月构想起来。

洛华没言声，从桌下取出了小簋子剥豆粒，不知她是否也在做诗。

玉孝重新点上了一支烟，时而仰头时而俯身，分明是在用心思。

不一时，诗思敏捷的云燕先得了，便站起来吟道：“无题，五言绝句一首：‘举首望明月，蟾宫桂花鲜。借得万阶梯，何愁难登攀。’”

洛华听女儿吟诗，停了手。玉孝先是想做新诗，后又构思古体，对云燕的诗几乎是没听见。唯有曾斌在细听细品着，虽然没做半句评论，但女儿已经觉察出来，父亲的微笑里含一种“不满意”，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听父亲催问玉孝了：“你，怎么样了？”

玉孝正对月苦思，恰见一缕白云被风吹送，如轻纱拂月而过，使月辉顿减，触景生情得了一首“渔歌子”，便站起来两手扶在桌边上，上体微微前倾。吟道：“苍茫碧宇挂玉盘，光华如泻耀山川。乞天公，解人愿，风停云灭永团圆。”

曾斌听了点头微笑，又闭上眼睛想了一阵子，问老伴儿：“洛华同志，你是不想做呢，还是想做却又做不出来？”

洛华沉吟一会儿，突然拍桌而起，又“噗哧”一笑，揪揪嗓子，竟吟出一篇五言古风来：“前年中秋节，凄凄复惨惨。浓云遮月亮，我以泪洗面；去年中秋节，清清又淡淡……”她咳嗽起来了，云燕忙过去给她捶背，等气喘匀了，她又吟下去，“屋里一人睡，屋外一人叹；今年中秋节，闹闹且喧喧，亲人来欢聚，同享好酒宴。问我何所思，我亦无多愿，年年中秋节，月圆人亦圆——怎么样？”尽管她的诗离题了，吟的是节而不是月，女儿还是给她鼓了掌，夸她诗思不减当年。她打断女儿的话，问老头子：“该你逞能卖老啦。怎么，还没做出来？”

曾斌也不回言，离席来到院心，象在舞台上朗诵似地报了题目：“七绝，咏老月——”

“好一个‘吟老月’！真有意思，月亮不知几千几万岁了，可不是老月怎么的。但是古今中外数不清的诗人可就没有用过这个题目的。”云燕立即予以评论，“好题必有好诗……”

玉孝说：“你快坐下听吧。”

只听父亲吟道：

“风吹月老光未减，……”

“好！”云燕不禁拍手大叫起来，“起句就气势非凡，好句好句！”

玉孝默默地重复了这句，然后细细品味，也觉得果然是个好句。

洛华也觉得这句挺好，但她说：“头一句好未必全好，要是狗尾续貂反而更糟呢！”

曾斌笑问：“你也认为狗尾续貂不好吗？”

“那当然……”洛华恍然省悟老头子是借题发挥，便改口说，“我不和你磨牙，快念你的吧。”

曾斌一笑又往下吟：“犹洒清辉向人间。云遮雾障寻常事，……”他刚吟到这里，突然有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进了大门儿，前头那个高声嚷道：

“曾家美酒香喷喷，引来过路讨酒人——哈哈！曾书记、洛老师、袁主任，还有小曾，你们好哇！看谁来啦？马部长给你们贺节来啦！”

这说话的是霍福枝。如今，他陪同马部长光临曾家小院，无异是一场夜间突然袭击！除了曾斌坦然笑迎以外，其余三人都顿感惊慌。两位不速之客的来意不说自明，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逼临头上，结局会是怎样的呢？马部长亲自出马，又有老霍给摇鹅毛扇子，迂呆老头儿如何对策呢？虽然方才有个分析，但终究没有沟通，那条很可能是“不谋而合”的妙计已被突袭所粉碎，出现的将是难以回避的面面相迫。然而，事已至此，他们只能相机而行了，因为他们的首席代表只能是主将本人，谁也不能取而代之。

寒暄过后，客人落坐。由于客人说已经酒足饭饱而谢绝入席，主人自然不好把客人丢在一边独自吃喝，只好奋力应对了。

马部长是个五十多岁的高瘦老头子，早先也是教育界的人，与曾斌是老相识。他有一付严峻的面相，嘴唇稍稍一咧歪就算是他的笑了。话语很少，只一味地冷眼看人。他简短地祝贺平反复职，问过有无困难以示关怀以后，就把讲话的机会全让给了霍福枝。

老霍四十刚刚出头，身材魁梧，精力饱满，工于心计又长于辞令，所以有人说他是块当大干部的材料，他自己也指望官运亨通有日。曾斌先前当校长的时候，他是另一所中学的政治教员，彼此并不陌生，文化大革命中二人又对过阵。马部长话音一停，他立即接上说：“马部长今夜百忙之中来看望曾书记，体现了党对老干部的深切关怀，实在令人感动。我呢，一方面是给马部长带带路，另一方面也是代表全校师生来给你们贺节，欢迎曾书记明天荣任到职，……”他哇哩哇啦讲了很多颂扬话和客套话，然后抓住云燕给他倒茶水的时机开始了他的攻势：

“小曾，你今年二十五、六了吧？”

“差两岁就三十啦，我的霍校长！”云燕竭力使气氛轻松些。

老霍感慨地说：“是啊是啊，二十八岁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啦，却还是个代课教师，唉！马部长，曾书记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从照顾老干部来说，云燕同志的转正问题也应该优先考虑嘛，您和老嫂子可得帮忙喽！”

正低头尖着嘴吹茶水的马部长此时抬了抬头：“十月份就有一批指标，我看问题不大吧。”

“听见了吧，小曾？”老霍哈哈一笑，“那时候，我们可要喝你的喜酒哟！”

“那是自然啦。”正在给父亲倒水的云燕欢快地说，

“爸爸那一天可要舍命陪君子，大家来个一醉方休啊！”

“啊？”一直静听默看的老曾斌仰面靠在椅背上，象似有点困倦，“喝酒？”

“是啊，庆祝我转正嘛。”

“转正？”曾斌笑咪咪瞅着女儿的脸，“就凭你教出了马来勋那样的学生？依我看嘛，要说裁减倒还差不多吧！”

曾斌的话是那么轻松柔和，但对在场的人来说，可真不亚于一声惊雷！云燕手中的茶壶落地粉碎了，怔怔地喊了声：“爸爸！你……”就背过身去掩面而泣。洛华险些气昏了，连忙扶住椅背才没有倒下去，瞪着老头子的后脑勺，上不来气儿。玉孝抬头看了一眼，又深深地低下头去。马部长把热茶洒到胸腹上了，手抖衣襟，直着眼看着曾斌，许久才转头去看老霍。老霍先是一怔，随即哈哈一笑，故作轻松的样子说：“曾书记真是家教从严的典范，实在令人敬佩！不过，在马来勋身上，云燕同志还是尽了力的……”

“尽力包庇和放纵，对吧？”曾斌仍然笑呵呵的，捏着小烟袋儿直视霍福枝，就象打听家常事一般。但老霍却觉得那目光锐利逼人，正无从辩解，又听曾斌说：“不过，你们今天晚上的来意，主要还是为了研究对马来勋的处理问题吧？”

话题如此意外地端了出来，使霍、马二人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这时候，人们才认清了，面前这个矮胖墩实，白发红颜，一乐笑呵呵的老头子仍然还是十年前的曾斌校长，真是既迂且呆，然而又无可奈何！云燕看出了今晚的结局及对自己日后的影响，又无力挽回，便哭着进屋去了。洛华在一旁吐了一口，背转来骂了一声“该死的老迂呆鬼”，就跟女儿